

卷四

書名 論語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撰者 魏 何晏 集解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經-四書 論語-三國
 索書號 貴重-27
 編號 A368400

論語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馬融曰子者男
子之通稱謂孔

子也 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
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釋

有朋自

遠方來不亦樂乎

包氏曰同
門曰朋

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

溫怒也凡人有所
不知君子不愠

有子曰

孔安
國曰

有弟而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鮮少
也上

已上者言孝弟之人
好或犯其上者少也

不好犯上而好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68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2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論語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論語述而第七 舊三十九章 今三十八章

何晏集解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包氏

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子曰默而識之學

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鄭玄曰人無有是行於我

我獨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

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子

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馬融曰申申天和舒之貌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國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子曰志於道

明盛之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子曰志於道

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德

據仗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於仁

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遊於藝

藝六藝也不足據依子曰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礼自

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

隅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

鄭玄曰孔子與人言

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

不思其類則不須重教之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

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

有是夫

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耳子路曰子

行三軍則誰與

孔安國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水馬已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唯與已俱故發此問子曰暴虎馮河死而

無悔者吾不與也

孔安國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必也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

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

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孔安國曰所好

者古人之道

子之所慎齊戰疾

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

子慎

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

周生烈曰孔子

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

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

王肅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

君乎

孔安國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

趙鞅納蒯聵於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

子貢曰諾吾

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

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孔安國曰

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豈怨乎

出曰天子不為

也

鄭玄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子曰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安

國曰蔬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鄭玄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已之有也子曰加我數

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

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子所雅言孔安

國曰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

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葉公問孔子於子

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葉儻稱公不對者未知所

以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曰我非生而知

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鄭玄曰言此者勉人學子不

語怪力亂神孔安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稟盪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

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子曰我三人

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子曰天

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包氏曰桓魋宋司馬黎天生德於予

者謂授以聖性合德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子曰二三子以我

為隱乎乎吾無隱乎爾

包氏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

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所隱匿故解之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丘也

包氏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

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

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

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疾世無明君也

子曰善

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

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孔安

國曰難可名之為有常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孔安國曰釣者

一竿釣網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宿宿鳥也

子曰蓋

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包氏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

籍者故云然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知之次也

孔安國曰如此次於知之者

互鄉難與言童子

見門人惑

鄭玄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

子門人怪孔子見之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

甚

孔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何一甚

人絜已

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

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已自絜

而來當與其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

包氏曰仁道不遠行之則是至

陳司敗問昭公知

禮乎

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

孔子對曰知禮孔

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

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

而知禮孰不知禮

孔安國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

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娶吳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巫馬期以告子曰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

禮也聖人知深道私故受以為過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

而後和之

與其善故使重歌而後自和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

也

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

躬行君

子則吾未之有得

孔安國曰身為君子已未能得也

子曰若

聖與仁則吾豈敢

孔安國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

抑為之

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包氏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况仁聖乎

子疾病子路請禱

包氏曰禱禱請於鬼神

子曰有諸

周生

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

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

于上下神祇

孔安國曰子路失指誅禱篇名也

子曰丘之禱

久矣

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子曰奢則不

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孔安國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

則僭上儉則不及禮耳固陋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

戚

鄭玄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貌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

恭而安

論語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何晏集解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

王肅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次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

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之者所以為至

德也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

蕙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

無禮則絞

馬融曰絞絞刺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

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句氏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

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

曾子有疾召門弟

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

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

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

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小子

周生烈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

欲使聽識其言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

孫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包氏曰欲戒敬子言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

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鄭玄曰此道謂禮也

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

不敢欺誕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

之言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包氏曰敬子忘

於耳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豆禮器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包氏曰校報也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馬融曰友曾子曰

可以託六尺之孤孔安國曰六尺可以寄百

里之命孔安國曰攝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大

安國家定社稷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氏曰弘大

能斷也士弘毅然後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能負重任致遠路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孔安國曰以仁為已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

莫遠焉

子曰興於詩

包氏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

立於禮

包氏曰禮者所以立身

成於樂

包氏曰樂所以成性也

子曰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

不能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

包氏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

必將為亂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孔安國曰疾惡太甚亦使

其為亂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

餘不足觀也已

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且

子曰三年學不

至於穀不易得也已

孔安國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

得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學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包氏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臣弑君子弑父亂危者將亂

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

恥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孔安國曰欲各專一於其

職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鄭玄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既衰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

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子曰狂而不直孔安國曰

狂者進侗而不愿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慳慳而

不信包氏曰慳慳慳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孔安國曰言皆與常

度友故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學自外入至熟乃可

長久如不及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猶恐失之耳

而不與焉美舜禹已與求天下子曰大哉

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孔安

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氏曰蕩

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功

化隆高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舜有

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

有亂臣十人馬融曰亂理也理官者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

公六顧因天散宜生南
宮廷其一一人皆文母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

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孔安國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此此於周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包氏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

謂之至德子曰禹吾無間然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言已不能

復間廁其間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馬融曰菲薄也致孝鬼神

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包氏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

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也禹吾無間然矣

論語卷第一千五百五字
注二千二百八十四字